


SHIJI E DIYI FUREN

一个女人的心灵轨迹：孤独与痛苦，拼搏与希望，

2.5



世界 第一夫人

费枝 朱磊 著

I247.5
2718
3

世界第一夫人

BK66127



费杉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一九八七年 · 沈阳

B 424393

世界第一夫人
Shijie Diyi Furen
费枝 朱磊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北镇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7,000 开本: 787×9601/2 印张: 13/4 插页: 2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500

责任编辑: 王 焯 责任校对: 霍 华
封面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0014-1/I 15 定价: 1.50元
统一书号: 10153·1103

序

罗斯福家族在1640年第一个登上美洲大陆的是苏格兰人克罗斯·罗斯福。那还是英帝国移民美洲的初期。老克勒斯的两个儿子繁衍了两个支系，经历了二百六十年，到二十世纪，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位著名的总统：

约翰内斯的后裔，出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改革派绅士；另一支系雅各布斯的后裔，出现了实行新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领导作用的巨头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连任四届的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嫡亲侄女埃莉诺结婚。这是一对“亲上加亲”的夫妻，遗传学让位于政治。

埃莉诺·罗斯福1962年逝世（78岁），比她丈夫多活了十七年。在纽约州海德公园村罗斯福庄园的玫瑰花圃旁，一片如茵的草坪上，两块墨色的大理石覆盖着罗斯福夫妇的墓穴。埃莉诺墓前的碑石上，刻着她亲自选定的碑文：

我们唯一引为恐惧的
只是恐惧的本身

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一句名言。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美国人陷于悲观失望，呼吁着：谁来挽救美国？谁能挽救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挺身而出。

六十年代初，美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史蒂文森在埃莉诺的墓前致悼词：“……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温暖……”

美国当届总统肯尼迪和两位已卸任的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联合国当时仅有的六十多个会员国家的代表和两千六百多人在纽约曼哈顿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

埃莉诺·罗斯福在婚后一直是家庭妇女。当她丈夫任总统后，1933年至1945年，在白宫十二年中，她是美国政府里唯一不拿工资的勤奋的工作人员；当然她还有一个尊称：第一夫人；丈夫给了她一个绰号：罗浮儿（漫游者）。

1945年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她才获得杜鲁门总统的正式任命：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她于1946—1951年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在1948年起草和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上起过重要作用。在联合国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她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目 录

序

1. 死亡！死亡！死亡！…………… (1)
2. 爱你。准备孤独…………… (12)
3. 痛苦！却不后悔…………… (46)
4. 瘫痪…………… (76)
5. 奇迹，又一个奇迹！…………… (106)
6. 我是总统，你是人道主义者…………… (128)
7. 无声的赞美…………… (159)
8. 和邱吉尔首相辩论…………… (188)
9. 最后一个圣诞节…………… (202)
10. 告别白宫…………… (207)

尾 声

1

死亡！死亡！死亡！

1893年夏末。美国纽约州蒂沃利庄园。

外婆比平常提前一小时就催仆人摆上早餐了。

“埃莉诺，怎还不快一点？趁太阳升起前，赶到墓地，让花束带着露珠，这是你妈妈生前最喜欢的滴着露水的玫瑰。”

听不见应声。

“埃莉诺，埃莉诺，你真是没良心的丑小丫，和你那没良心、不争气的爸爸一样，刚刚一年，就把你美丽的妈妈忘掉了！今天是她的周年忌日啊！”

听出来，那是外婆带泪的声调。

埃莉诺不习惯睡懒觉，早已起床。她正凭楼窗向远方眺望……爸爸今天会不会来？她在等，一直在等。

她一边下楼，一边小声嘟囔：“我不去墓地。妈妈并不想见我。我去了，她会生气的。”

外婆还在叨叨：“罗斯福家族的人对不起你

那骄傲的妈妈，她可是纽约州著名的美人。你爸爸和你都太令她失望了。如果她顺心，怎么会刚满三十岁就早早离开了人间？”

“外婆，我不去墓地。责骂我吧，不要骂我的爸爸！”

外婆的声音象扩音的喇叭。她的脾气也和妈妈一样，严厉、急躁、好发脾气。

埃莉诺天生的一个小撅嘴，象画面上失误的一笔，水亮亮的眼睛，金色的秀发也挽救不了这个缺陷。妈妈生前最不喜欢她，固执、死板，象个老奶奶。她最怕妈妈当着客人拿她开心。来了客人，她总是躲开，尽量离妈妈远一点，让她看不见自己。她自己照镜子时，也诧异：漂亮的妈妈为什么会生下一个丑小丫？

她喜欢爸爸。和爸爸在一起时感到安全、放心。爸爸从来不嫌弃她，也没说过一次“丑”字。爸爸不满意妈妈偏爱两个弟弟。爸爸、妈妈吵嘴时总联系到女儿。

爸爸也越来越不愿留在家里了，好象也在躲着妈妈。爸爸偶尔回到家里时，首先抱起小埃莉诺，多亲热呀！

客人来时，妈妈温柔、喜气、笑洋洋；爸爸回来，妈妈的脸色冷冰冰，好象随时就会发脾气。究竟为了什么？

黑姆妈悄悄告诉小埃莉诺：“你妈妈嫌丈夫不争气，比不上西奥多伯伯。咳，也不能人人都

成为西奥多啊！”

埃莉诺的妈妈——安娜·利文斯醉心于显赫的家世、名望、财富和自己出色的美貌。在她选择配偶时，首先打听对方的家族史，属不属于开国元勋？美国独立战争的将帅？南北美战争的功臣名将？她自己从不嫌烦琐，向别人讲述她有两位祖先：罗伯特·利文斯是华盛顿总统就职典礼的主持人；菲利浦·利文斯是美国《独立宣言》签字人之一。

她选中了刚从印度捕熊、猎象归来的英雄——埃利奥特·罗斯福，纽约富商和投资人的继承者。哥哥西奥多·罗斯福当时正竞选纽约州长，是一位因直言不讳地抨击政府腐败现象而名闻全国的青年政治家。

婚后不久，她发现自己选中的丈夫根本不想当什么出名的人物，既不能象哥哥西奥多一样从政，也不愿象祖父那样经商。他只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旅游者。她更没有想到，丈夫竟不肯驯服在她美丽的王国之内。为什么，她不理解。她变得愈来愈烦躁了，愈来愈难以容忍……丈夫患了严重的头痛病，大量地喝酒，最后，他们分居了。她的身体也垮了。

埃莉诺八岁的生日还未到，便被领去和妈妈的遗体告别。她看妈妈象睡觉一样安静、美丽，显得格外和善。这就是“死亡”？她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赶快离开了。黑姆妈领着她，一

边拭着眼泪，一边小声默祷：“这么美丽！这么富有！她怎么感受不到幸福？上帝呀，她到底还要求什么呢？”小埃莉诺听不懂，黑姆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不知她是对自己说，还是告诉上帝。

小埃莉诺此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爸爸一定能回来了！他会留在这里，和他在一起该有多么快乐！

外婆来接埃莉诺和两个弟弟。在离开纽约那座褐色的沙石住宅时，爸爸回来了。埃莉诺顺着楼梯的栏杆，一滑溜下来，扑进爸爸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了。爸爸拥抱着女儿，告诉她：“不要难过。先去外婆家住些日子。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们会一起出去游玩。耐心地等待这个必然会到来的日子吧！”

到外婆家的第一天，她就违抗了外婆的意愿，不肯住进妈妈原来的房间，那里摆着妈妈放大的照片，妈妈使用过的书桌、梳妆台、衣柜、挂着纱帐的床，好象还透着妈妈身上的那种独特的香味。她怕，怕极了，好象又听到了妈妈的嘲笑声、怒斥声。她跑出来，不肯再进去。

“外婆，让我和黑姆妈住在一起吧！”

“你又不是乳婴，怎么能和保姆住在一起？蒂沃利庄园的黑人还要下田里干活哩！”

黑姆妈领着小埃莉诺走进另一间外婆指定的房间。小埃莉诺悄悄地问：“外婆也是一个冷酷

的白人吧！”黑姆妈赶紧捂住她的小嘴，眨着那对明亮的大眼睛，露出白白的牙齿。黑姆妈是小埃莉诺第一个生活教师，她常讲黑人家庭的故事。

“爸爸什么时候才来接我们？”

”小埃莉诺，人不要总想得不到的东西。让我们先去看看这座宽敞的庄园，那边有片枫树林，可以拣蘑菇；树林后边有一池潭水，通向赫德森河，看看碧绿的潭水里有没有鱼儿？”

小埃莉诺迷上了这座充满自然风光的庄园。安静，没有客人往来。舅舅和舅母偶尔来看一看就走。还有一个舅舅在这里养病。庄园里从不举行宴会、舞会，象与世隔绝的一个单独的世界。有一天，她突然听到三楼有摔、砸、叫喊的声音，外婆来告诉她：那个生病的舅舅好喝酒，常闹酒疯，犯疯病，不要上三楼去。怎么舅舅也象爸爸一样嗜酒？男人都喜欢喝酒吗？喝酒都醉吗？醉了都疯吗？

第二天，她带着冒险的好奇心，悄悄地上上了三楼，想看看那个舅舅象爸爸么？她推开一个门，唔，堆满很多很多书，东一堆西一堆的书，落满灰尘的书架、书柜里也是书，变了颜色、发出霉味的书，没人整理、没人阅读的书，象沉睡多年了。她意外地兴奋，一本一本翻，找出附有插图的《鲁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谭》，还有一本厚厚的《华盛顿传》，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会

比圣经难读么？她带回自己的房间，好象带回了一批玩具，不，是一批朋友。书，扩大了她的世界，滋润了她的心，亮了她的眼睛。

生活总是容易出现波折。“不幸”也往往不单行。她的心刚刚安定下来，突然，埃力弟弟发高烧，送到医院就隔离了。她没有再看到他。听说他患的是白喉病。才六岁，怎么也会死亡？是妈妈太寂寞、想他、把他接走了吧？

弟弟的突然死讯，催来了爸爸。据说，他刚从疯人院出来不久。他来到庄园，没有进楼，就喊叫：“埃莉诺！埃莉诺！”女儿远远地迎上前，他紧紧地抱起女儿朝外走去。

“爸爸，告诉外婆吗？带我走么？小弟弟呢？”

“我只带小埃莉诺走。小霍尔有外婆的疼爱。小埃力跟妈妈去了。”

世间除去爸爸这惟一的亲人爱自己，没有别人了。

在市镇的一家酒馆门前，爸爸把小埃莉诺和他带来的一只小狗一起交给了看门人，自己走进酒馆，一瓶又一瓶喝了起来。小埃莉诺不声不响和小狗一起畏缩在小小的衣帽间，等爸爸，整整六个小时过去了。爸爸被人抬出来了，醉得不省人事。小埃莉诺眼泪汪汪地瞧着爸爸变成了不认识女儿的醉汉！最后，她被人送回到外婆的庄园。那是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不久，收到爸爸的一封来信，她反反复复地读着这唯一的一封信：

最心爱的宝贝小埃莉诺：原谅爸爸吧！我很奇怪，一个曾经捕熊猎象的人，却捕捉不住自己。我的头一直在痛。医生说不出是什么毛病，没法医治。我就只有喝酒治疗，治疗我的头，治疗我的烦恼。我更奇怪的是你那位妈妈，生了你，却折磨你；嫁给我，却诅咒我。她这个魔鬼毁了自己，也毁了我的家！小埃力才六岁，也死掉了。现在，只有靠你来好好照顾小霍尔，把他带大，长大成人；忘记我，不要思念我，更不要为我流泪。我最痛苦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好爸爸。你是我的好女儿。亲吻你！祝福你！亲爱的小宝贝小埃莉诺！

你的爸爸

1984年7月

埃莉诺把这封最珍贵的信，装在自己贴身的小口袋里，随时都能拿出来读一读。这封信一直保存着。

1894年8月间，传来了爸爸因酒精中毒，由马上跌下摔死的噩耗。埃莉诺不相信爸爸的死。爸爸死了，为什么不让她向遗体告别？为什么也不让她参加葬礼？她没有看见爸爸的尸身，她不相信。这是外婆的哄骗，让她忘却爸爸。外婆割不断女儿的思念。她独自跑到枞树林里，伏在一株古老的枞树旁痛哭地叫着：“爸爸！你醉倒在

哪里？我去扶你！扶起你，你就醒过来了！我不愿相信你会死去呀！我真不可能再有一个自己的家么？连这个爸爸也不留给我吗？上帝在哪里！”

黑姆妈从菜圃做工回来，找到了正在哭泣的小埃莉诺：“哭有什么用？别浪费眼泪吧！明天是你十岁生日，西奥多伯伯会来看你！”

“你怎么知道？西奥多伯伯怎么会知道我的生日？”

“他是你的保护人，你的亲伯父。你和弟弟接受的罗斯福家族的遗产部分，完全由他委托律师代管。”

“我不明白，你怎么听来的？谁能告诉你，黑姆妈！”

“在菜圃干活的人都在议论你和小霍尔：还不会花钱的小孩，就有这么一大笔遗产，让穷人眼馋呀！大家还说，有西奥多作保护人，谁也不敢欺负你们了。别哭吧，走！”

黑姆妈的话有时象外国语那样难懂。小埃莉诺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走着，小声地问：“你说西奥多会喜欢一个丑小丫么？”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始终有这个咒语般的绰号。

“只有你那个美丽又古怪的妈妈才这样看，这样说。西奥多伯伯有六个孩子，他可没时间去分辨美和丑。”

果然，西奥多伯伯和伊迪丝伯母来到了蒂沃利庄园。伯伯象一头大熊扑了过来，抱起小埃

莉，亲吻着：“一个朴素的小姑娘，谁说她是个丑小丫？这丑小丫准会变成一只天鹅！看！她的眼睛，头发……，她的神志娴静……好极了！”伯母拉起她的手，亲切地邀请：“埃莉诺！到夏天，到圣诞节，你就回到奥伊斯特湾，和我们一起度假、过节，好么？那里，也是你的家！”

伯伯、伯母的这次探望，在埃莉诺孤独、悲凉的心里，增加了一种新鲜的希望和快乐。伊迪丝伯母还为她推荐来一位家庭女教师——法籍犹太人，居美国多年了。埃莉诺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法语、历史、文学、音乐、艺术等。

埃莉诺到奥伊斯特湾伯父家度假。在兄弟姐妹中，和埃莉诺同龄的只有堂姐艾丽丝——西奥多的长女（比埃莉诺大几个月）。她也失去了生身的母亲，美丽出众，说话的口吻象个大人，让人怕，不可亲。她的盛气、骄傲、嘲笑的目光，真象埃莉诺死去的妈妈。“是不是所有的美人都有这种相似的特点？”

艾丽丝见到这位堂妹，暗暗地笑了：怪不得亲妈妈也不喜欢她。一个不会笑、不懂情趣、过于严肃的姑娘。她的嘴好象一直在生气，撅着嘴来到这个世界。不可爱，甚至令人讨厌。可是爸爸却那么喜欢她，夸赞她。

堂姐表示出的那种难以持久的虚浮的热情，忽而又冷落极了。埃莉诺带着一种谨慎的心情适

应这位冷热无常的堂姐。

埃莉诺感到还是在蒂沃利庄园更自在一些。她早已不怕寂寞和孤独，越来越喜欢独来独往。她提前告辞了伯父伯母和堂姐，早早地回到了外婆家。

在孤寂、少交游的环境里，埃莉诺成为一个身材苗条、文静腼腆、有独立生活本领的姑娘。她满十五岁时，外婆和西奥多伯伯商量，把她送到英国去读书。

世界在她面前象展开的画卷。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轮上，望着无边无际、广阔、深邃、多彩、颠簸起伏的大海，惊羨不已……；她为即将投入其间的崭新的学校生活而遐思。伦敦！英国！对美国人来说，那是同文同种同宗的亲属的国土，并不陌生。

重大的不幸常常会摧毁人的一生；有时它也能磨练出坚强的人。埃莉诺再不是胆小的姑娘了。她充满自信地走上了新的旅程。

在伦敦附近的温布尔登，索维斯托小姐所办的著名的女学校，使她得到了过去不曾想象过的理解和友爱。她结识了很多朋友，有的成为她终生有往来的朋友。在学校里，她被公认为是一名出众的带头人，受到同学、教师和校长的信任、尊重和宠爱。

索维斯托小姐办学的热忱，和她那人道主义的教育思想，给埃莉诺以启迪和思索。她回想起

在很小的时候，爸爸曾带她去参观罗斯福家族举办的慈善机关，那是在纽约市西十八街上为无家可归和被遗弃的儿童们办的“报童之家”和收治残疾人的纽约矫形医院。当时她并不理解，却知道周围有遭受各种苦难、不幸的人们。黑妈妈讲的黑人遭遇，给她更多的提示。在度过了一生中最愉快、最丰富的三年学生生活后，她带着一个新鲜的思索，离开了英国。她抛开了童话世界、梦幻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开始寻觅真正属于她的乐园。